第35卷第4期　　商丘师范学院学报　　Vol. 35　No. 4
2019 年 4 月　　JOURNAL OF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　　April　2019

四方风名考辨

——甲骨文、《尧典》《山海经》风名对勘与校正

贺汪泽
(中共南昌市委党校,江西 南昌 330031)

摘　要:四方风名,《尚书·尧典》与《山海经》记载不一致。甲骨文14294片本是校读的依据,惜其各家解读不一。本文对照三家文本,一一考辨,认为:东方为"析""协",南方为"炎""微",西方为"隶""韋",北方为"宛""伎"。《尧典》《山海经》本来记载有讹误,以之定谳甲骨文,并不可靠。

关键词:四方风名;《尧典》;《山海经》;14294甲片
中图分类号:K221　　文献标识码:A　　文章编号:1672-3600(2019)04-0049-05

风名问题涉及殷人四时观念,反映当时的岁时历法水平;而遍查甲片,只见"春""秋"表季节;"冬"与"终"为一字,不具明确的季节意义;"夏"( )字表"夏民",未见假借为表季节之用。这样,研究殷代历法,四方风名就成了至关重要的资料。所以几代学者热心讨论近百年,至今没有止息的迹象。李学勤更将此问题引入商代断代工程中,推断出14294片刻于武丁中期,即公元前1228年,成了标准件,意义更大了[1]35-40。

我们认为,重视四方风名研究,首要问题在识字,字解析不准确,作更深入研究如沙滩建大厦,顷刻坍塌。笔者查考相关资料,发觉识字问题仍未解决,故不揣浅陋,以《甲骨文合集》[2]14294片(见图1)为基础,抽绎存在问题,供各方专家批评。

图1　甲骨文14294甲片

一、《山海经》《尧典》关于四方风名的记载

首先,按照14294片顺序摘录《山海经》相关记载:

> 大荒之中,有山名曰鞠陵于天,东极,离瞀,日月所出。有人名曰折丹——东方曰折,来风曰俊——处东极以出入风。[3]255
>
> 有神名曰因因乎——南方曰因乎,来风曰乎民——处南极以出入风。[3]265
>
> 有人名石夷——西方曰夷,来风曰韦——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。[3]269
>
> 有女和月母之国。有人名曰鼍——北方曰鼍,来风曰狄——是处东隅以止日月,使无相间出没,司其短长。[3]248

甲骨文有四方名及风名,《山海经》也有,一一对应,似乎依《山海经》隶定甲骨刻辞,一切问题均可解决。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。

《山海经》是晚出文献,其于四方及风名源出于甲骨文,是没有疑义的。然而甲骨文是为占卜而存

收稿日期:2018-12-08
作者简介:贺汪泽(1941—),男,湖南安仁人,教授,主要从事先秦文献研究。

在的，卜完，验证完毕，即弃之不顾，所谓甲骨卜辞档案是不存在的，说现在掘得的小屯甲骨就是这档案馆的遗物，并不符合事实。因为殷人相信“龟藏则不灵，蓍久则不神”[图 3223]。如今在龟板上见到不同时间的卜文，是因为龟板处理尚有时间空当，有空白还可以利用一下。有的龟板是在殷王巡行途中或边地卜的，要带回来验证才销毁，所以见于王都。在 19 世纪末被发现之前，没人动过，是最靠得住的原始文献。既然未见天日，周人是怎样继承了四方风名的说法？原来在卜辞之外，还有典册、日常史官记录。至今没有发现，并不证明不存在。典册、日常书写远较卜辞内容广泛，通过这些书写传承，自然会流布于周代，所以《山海经》与其有渊源。从另一方面看，甲片是能够废弃的，而人们的思想成果，如四方风名是废弃不了的。

由于汉字屡经变迁，殷代使用的文字改朝换代到周代，中经战乱、社会动荡，影响文化传承，错读误读是难免的，特别是一些形似字，周人已难完全辨认；冷僻字已难准确了解其字义，甚至作错误的解读。所以，我们不能完全信赖《山海经》的记载，更不必回避籀文、古文、秦篆以至汉隶演变造成的失真。此其一。

其二，而今识读甲骨文存在一种依样画葫芦的倾向。如于省吾将 [illegible] 识为 [illegible]，而不直接识为“風”[图 123－128，323－324]；杨树达将 [illegible] 识为鳳，[illegible] 识为 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 识为 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 识为 [illegible]，而不直接识为“風”“協”“微”“役”[图 29－30，77－80]；李学勤将 [illegible] 识为 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 识为 [illegible]，也不直接识为“役”“微”[图 35－40]。这些字大都有形而无声、义，于四方风名的解读仍无济于事。为什么不隶定为通行之字呢？似乎还不是找不到对应字的问题，而是另有考虑。“鳳”假借为“風”已毫无疑义。有的字形外加“ N ”或点表风流动之意，实与假借“鳳”融为一体，没必要保留原形字。要对四方风名作准确的解读，这样的障碍必须扫除。

其三，在音韵学取得长足进展的清末民初，学者过分依赖声韵通转，造成不少混乱。寻找通转字往往都是预设前提，为达目标再借助双声对转、邻韵部相通等手法画地为牢，圈定对象。而汉字字形复杂，读声却相对贫乏，多个字共一声相当普遍。同声通借，声近通借，双声对转，邻韵部相通，这些现象确实存在。我们还可以加一条：形近也可以相借。但是泛化之后，成为一种解读秘方就危险了。四方风名释读中，杨树达谓“刘藏甲骨片曰‘凤曰彝’者，韋与彝同属古韵微部，以音近通借也”；“彝字今读以脂部，为喻母四等字……古当读定母，则彝字与泰大声相近也。《山海经》记来风曰韋，与彝音亦近”[图 29－30，77－80]。于省吾谓“据古音则役应读为烈……‘曰役’之役读为烈或冽是合乎声纽通转规律的”[图 123－128，323－324]。李学勤谓“南风名 [illegible]，即‘微’，《山海经》作‘民’，‘民’声字多在明母文部，与微部的‘微’对转”[图 35－40]。我们认为，这些字完全可以作字形分析，得到更令人信服的说法，不必以通转说事。

因为存在这些问题，四方风名还大有讨论的余地。下面我们一一展开。

四方与四时相配，见于记载以这条卜文最早，且最完备。而作实时观察一定更早，甚至以千年计。但是，没文字记载，没地下发掘证实，只有付之阙如。《尚书·尧典》传闻出于尧舜时代，也许当时有对天象的观测，却不可能有记录下来的这么完备的知识，特别是从四时概念抽象出来的生死轮回观念，有高度的哲理色彩，更非当时所能有。现抄录原文：

> 分命羲仲，宅嵎夷，曰暘谷。寅宾出日，平秩东作。日中星鸟，以殷仲春。厥民析，鸟兽孳尾。
>
> 申命羲叔，宅南交，平秩南讹。敬致日永星火，以正仲夏。厥民因，鸟兽希革。
>
> 分命和仲，宅西，曰昧谷。寅饯纳日，平秩西成。宵中星虚，以殷仲秋。其民夷，鸟兽毛毨。
>
> 申命和叔，宅朔方，曰幽都。平在朔易。日短星昴，以正仲冬。厥民隩，鸟兽氄毛。[刊 119]

这段话很不好懂，试译述其意：

由羲氏任命其大弟羲仲居于东方海滨之地名暘谷的地方，恭敬地迎接日出，受理东方星官管辖的耕作播种事务。以昼夜平分的时间点和鹑火星所在的位置确定春分时刻。其时正适宜民众在田间耕作，鸟兽交媾孕育新生命。

再任命其二弟羲叔居于南方交址，受理南方星官管辖的作物长养事务。庄敬地测定白昼最长的时间点和大火星所在的位置，以确定夏至时刻。其时民众遵循作物天性，助其成长，鸟兽抖落身上的毛羽，应对酷暑。

由和氏任命其大弟和仲居于西方名昧谷的地方，恭敬地饯别落日，受理西方星官管辖的作物收获的事务。测定暗夜与白昼平分的时间点，以及虚星所在的位置，以确定秋分时刻。其时民众收割庄稼，脱粒上仓；鸟兽之毛羽也锻炼得硬朗，拔取之以作器用。

再任命其二弟和叔居于北方名为幽都的地方，董理北方星官管辖的寒暑轮回的事务，测定白昼最短的时间点，以及昴星所在的位置，以确定冬至时刻。其时民众准备过冬的衣食，蜗居在屋里避寒; 鸟兽又长出厚厚的细软绒毛，以防严冬。

《尧典》描述的四方囊括了四时的特点。为什么称“四方”? 这是根据天象观察确定的。先民将黄道附近的星群分为二十八宿，黄道运行一周，为一年。从地上观察星空，这二十八宿分布于东、南、西、北四方，所以四方与四时联系起来。甲骨刻辞不称四时，而称四风，也是一样的。

二、东方风名考辨

东方是日出的方位，即鹑火星所在的位置。甲骨文为[illegible]，左为鸟形，右绘一长颈鸟，表示属鸟类之一，后世读为“鹑”，或“鹑火”，因为其星明亮如火的缘故。鹑火在十二星次中称为“鹑火”，两侧有鹑首、鹑尾两星，三星构成一鸟的象形。这是春分点。按二十八宿，即东井、舆鬼、柳、七星、张、翼、轸七星。《尧典》取星次而不取七宿名，证明当时并未有完整的二十八宿的说法，但十二星次名是有的。《尧典》中提到“鸟”，即鹑火; 也提到“日中”，即“春分”节，其特点是昼夜同时长。按农历二十四节气，春季有六节，《尧典》称春分为“仲春”，意思说居于一至三月之中，按伯、仲、叔，或曰孟、仲、季三分法，都是居中，故称“仲春”，如果按六节分法，就不居中了。所以，我们认为，细分为二十四节，是后来的发展和完善。

春季农事的特点是“析”，甲骨文是[illegible]，象刀斧劈木之形。《山海经》作“折”，应是误读。析木是析，析地也是析。将板结的土壤用耒耜翻松，然后播下种子，所以 14294 片再措一“[illegible]”字。此字上为三杵，下为墙体之形，会三人合力舂杵之意。因[illegible](杵) 与[illegible](力) 形近，篆文又有讹变，故释“協”，仍有甲骨文遗意。“协”与“析”，表达的都是努力耕作，有耕耘才有收获。

鸟兽也在此时“孳尾”，孕育新生命。真的鸟兽都只在此时交配吗? 当然不一定。《尧典》为强调春生观念，传达一种哲学理念，不惜忽略细节的真实了。

《山海经》说法不一样: 有人名折丹。“折”为“析”之误。“丹”也是“风”之误，因两字形近。人名“析风”，就与 14294 片、《尧典》一致了。今人总觉得龃龉难通，而古人行文灵活，人名可称神名(南方之名就如此) 。“析风”呼为人名，人、神、风，从不同角度表达同一意思，并无不妥。

来风曰俊。此“俊”字《山海经》多次出现，如“帝俊妻娥皇”[illegible]258，指“舜”; “帝俊生后稷”[illegible]269，指“帝嚳”; “帝俊妻常羲”[illegible]272，常羲为月亮之母，帝俊则为月亮之父。其实，帝俊就是生命之神，与“孳尾”同义。一描述生育现象，一将现象上升为神名，内涵还是一致的。

分析至此，可见 14294 片、《尧典》《山海经》表述是一致的。由于甲骨刻辞出现较早，表述简括原则; 《尧典》靠后，既包括了刻辞内容，又反映了新的探索成果，故内容较刻辞丰富，涉及面广; 《山海经》出现又靠后，接受了前两者的成果，由于穿插在神话故事中，常人难以理解，传抄中一再出错，这不同的版本仔细校勘一下，与前两者无异。

三、南方风名考辨

南方星次，依《汉书·律历志》记载为“大火”，《尧典》为“火”，是一致的。按二十八宿，在“房”的位置。《尧典》取星次，而未取宿，再次证明宿的说法尚未成形。《尧典》称“火”所在位置为“仲夏”，又称“日永”，即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; 《山海经》在西方有“司日月之长短”的说法，长指白昼，短指暗夜，将南方的特点误记于西方。这是《山海经》未完全消化《尧典》的意思，乱点了鸳鸯谱。

夏季农事的特点是“讹”，化育之意，指作物开始成长壮大。14294 片措了两个关键的字: [illegible]、[illegible]，杨树达识为莢、[illegible]29 - 30，77 - 80，李学勤识为尸、[illegible]35 - 40。[illegible]，左为“手”，右上象草叶，下象草之根，释“耑”，篆文为[illegible]，《说文》: “物初生之题也。上象生形，下象其根也。”楷书为从山从而之字，失去了原形。南风起则作物竞相生长，如人手拔着往上长，故字以手拔草会其意。[illegible]又写作“微”，草长在道旁之意。[illegible]、耑，实为一字，《说文》“耑”作为部首未领一字，与“[illegible]”只是根须多少不同而已。《说文》当形声字处理，不确。

南风又称凯风，《诗经》有“凯风自南”之语。“微风”说成“凯风”，其实是混淆了甲骨文“[illegible]”与“豈”的区别。甲骨文有[illegible]字，即“鼓”的原形字，中为鼓，下为鼓架，上为鼓声拟形。“令壴归”(《合集》二册 4845 片) ，即令其击鼓而归，亦即奏凯而归。“凯”之右是误增的鼓架。“豈”，篆文为[illegible]，《说文》: “还师振旅乐也。”“豈”上从屮(艸) ，楷体讹成“山”，“屮”又与声音传出之象([illegible]) 形近而混淆，故造成“微风”误读为“凯风”，而“凯”为鼓乐之声又

和南风搅绕在一起，失去本来面目。像这样的错误，在甲骨文发现之前是检查不出来的，习惯了，又有古注作依据，也就不知其非了。

，释“莢”或“夾”也是错误的。此字为上下两火，中间不相连。于省吾《甲骨文字释林》已正确指出：“甲骨文之炎字作。”[5]442 上火以两点表火花四溅；下火，火花误成两人形。此甲骨文本身就不规范，这种形与形混淆不是个例。字应释“炎”。《说文》：“南风曰景风”，景，“光也，从日，京声”。景风即影风，光影相随，亦言其快。“光”与“炎”正好相应。14294 片全句应释为：“南方曰炎风，曰微。”

《尧典》称“大火”，甲片称“炎”，措辞一致。释“夾”（莢），就不知所谓了。夏季气候的特点炎热，有利作物生长，所以又用“微”来补充。这“微”是作物向上生长的状态，像手拔着长一样，并没有“微风轻轻地吹”的意思。

到了夏天，民人因势利导，守护着作物的成长，故《尧典》说“厥民因”；《山海经》“有神名曰因因乎”，有一“因”字为误增，“乎”似乎也是“民”字之误。“乎”（）与“民”（）字形相近而造成的误读。另一个原因是涉下文“来风曰乎民”而致错。因民，即《尧典》“厥民因”的倒装语。

四、西方风名考辨

西方，星次名“虚”，二十八宿西方七宿有虚星，《史记·天官书》岁次称“降入”，似乎与“七月流火”的说法有关系。

此“七月”，应为夏历。汉武时颁行太初历，恢复农历建制，司马迁为主要参与者，《天官书》自然行农历。农历七月，已进入秋季，天气渐渐变得不那么燥热了。八月为“仲秋”，即昼夜平分点，《尧典》称为“宵中”。农事的特点是“成”，收获的季节。14294 片措了两个字：、。前一字，《尧典》与《山海经》均作“夷”，似乎已无可议之处了。后一字《山海经》为“韋”。于省吾训夷为毁为伤为杀，意为西方杀伤万物[5]123－128，323－324；杨树达释后一字为“彝”，认为“彝与大泰古声近……韋与彝古音近”[6]29－30，77－80。

，中为“木”，木而为藤条所缠绕，释“”，《说文》：“木垂华实。从木 。乃，亦声。”（胡感切）。释义不确。，所领之字为“”，《说文》：“束也。从，韋声。”实际上，“”就应释“束”之义，“”进一步将用束之物“乃”指明为“韋”，并非“韋声”。甲骨文有“风害豚，大雨？”[2]10册第30343片 风，即西风，在西风紧刮的时候，去击豚，会遇上大雨？杨树达已正确指出：“山海经云：有人名石夷。夷并字形近之误。”[6]29－30，77－80夷，为大人背弓之会意，夷人就因为是狩猎之民的缘故，才有此称。其实，“石”字也是“民”字的讹误，因其形近。《山海经》之文应校正为：“有人名民——西方曰，来风曰韋。”

“韋”之甲骨文有一形为：，会人从四面八方包围村邑之意；还有一形为，上为皮韦，即孔子韦编三绝的“韦”；下为两手。两手抓注皮韦两端用力捆紧的会意。“彝”字为：、，前一字为竹签穿上两块肉敬祖的会意；后一形为盛器中装着肉、丝织品敬祖的会意。因后一“韋”字与这两“彝”字相近，故误释为“彝”。

到了秋天，作物成熟，将其成捆成捆搬回家，所以说“厥民夷（韋）”。韋，束也。先民是连作物杆子一起割下来运到禾坪上，脱粒再上仓。鸟兽之毛羽经过一个夏天的成长，也变得粗硬，拔下来可做各种用具。作物收，毛羽也收，表达的是一种理念，一种天地间万物变化的规律。探讨规律自然要遗落细节，忽略一些相反的枝节现象。这就是抓大事，举根本。

五、北方风名考辨

朔，《说文》：“月一日始苏也。”北方意味着再生，所以称朔方，其星次为“昴”，即北方七宿的中间一星。昴星所在位置为“仲冬”，白昼最短，暗夜最长之日为冬至日，《尧典》称为“日短”，《山海经》称为“司其短长”，短指白昼。冬季的特点是“平在朔易”，严酷的寒冬并不意味着死亡，而是蛰伏中孕育着新的生命。所以“朔”就是苏醒，就是变易。

这个季节的特点就是“民隩”，隩，即“奥”，《说文》：“宛也。”14294 片正是“宛”字，表人躲在屋内避寒之意。《山海经》为“”，《说文》没这个字，如将其上下结构变为左右结构，则为“”，《说文》还是没这个字。这个字跑哪里去了呢？原来是上下互换，省掉“宀”，成“鸳”字。鸳鸯为雌雄鸟，互相偎依，既可表亲爱之意，也可表抱团取暖之意。从后一角度说，“鸳”“奥”“宛”是相通的。北方名宛，即昴星所在位置是避寒的季节。《山海经》称“来风曰狭”。狭，与“狄”同。狄人冬天披狐裘，成火红色，所以从火；从另一角度说，披狐裘，身上暖和，如烧着一盆火，所以从炎。鸟兽长出绒毛，也能保暖。储存养料，保持体温，这是生物的本能，人类、动植物皆如此。《山海经》取了“”“狭”二字，与《尧典》、14294 片甲文的表达基本上是一致的。

北方条还有一字: 𠂤,左边为一蹲着的人,右边为一手举凶器向前一人头上敲去,释“役”。殳,本为人执长鞭向前挥舞之形,为车战所需; 到了篆文,“殳”成了一类武器的总称,甚至将手执勺也归类于殳。这种泛化的用法虽有违甲骨文之意,用习惯了,也就没人去追本溯源而引起质疑之声了。

《说文》役、役一字,后者为执殳巡行之意,与前一字本质是一致的。杨树达将𠂤误读为“阝”,即“阜”; 李学勤误为“卩”,“瑞信也”(《说文》)。这是《说文》的误读,是对字形的误判造成的。

六、结论

至此,重新整理 14294 片释文:

东方曰析风,曰协; 南方曰炎风,曰微;

西方曰㐭风,曰韋; 北方曰宛风,曰役。

此四方风名,既与季节有关,又与农事有关。译述大意为:

东方之风为析风,此风起,农夫就该耕作土地了,纷纷扛起了耒耜下地劳作。

南方之风为炎风,气温像火一样炙人,作物也像人手拔着一样疯长。

西方之风为㐭风,这个季节作物已经成熟,割下来成捆成捆背回家。

北方之风为宛风,民人都躲在屋里,互相偎依着取暖,呼呼的北风吹在头上,像有人用锤敲打一样。

14294 片、《尧典》《山海经》三种记载的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,尽管语词形式有差异。其中《山海经》言民夷(㐭)“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”,是将南方的特点误记给西方。《山海经》本来就是一本述异书,出现年代约与“谈天衍”相近。因为记述的都是奇闻逸事,荒诞不经,很难验证,传抄者囫囵吞枣,就连有所本的材料也一同抄错了,所以几不可读。

《山海经》这四段话其源在《尧典》; 《尧典》这一大段话哲理色彩较浓,贯穿一种生死轮回的理念,是对殷人四时观念的改造和升华,反映了西周中晚期的思想。尽管其披着“佶屈聱牙”的外衣,打扮成尧舜时期古拙的模样,其实是假古董。因为 14294 片是货真价实的殷代出品,按照人类思维的规律,由简单到复杂,《尧典》中的观念不可能早于 14294 片之前。对照 14294 片,《尧典》《山海经》出现了不少误读,也可对其晚出给出充分的理由,以前学者以后者定谳前者,将错就错,随着甲骨文识读水平的提高,也得以修正了。

最后,我们还得补充一点: 四时观念是以天象观察经验积累为依据的,有农耕种植文明,就有天文现象的记忆一代一代传承,从这个角度说,四方四时观念萌芽于尧舜时期,是对的,只不过那时没给出个明确的说法,只有模糊的记忆,口耳相传指导农业生产,到了殷代这种观念比较明晰,知道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的道理,但记录为文字,还只有“春”“秋”二季,以春概夏,以秋概冬; 直至《尧典》的时代,才四季分明,四时定位准确。这时,不只有实践,还有理论,更有生命哲学的思考。从星相名词的运用看,散见各个测知系统,由此推测,当时二十八宿观念还没有形成,二十四节气也没有出现,但十二星次记月的观念已经有了。总的说来,西周及以前的天文、农耕思想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最先进的,不愧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!

参考文献:

[1] 李学勤.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[M].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9.

[2] 郭沫若. 甲骨文合集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1999.

[3] 袁珂. 山海经校译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.

[4] 司马迁. 史记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1959.

[5] 于省吾. 甲骨文字释林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2009.

[6] 杨树达. 杨树达文集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.

[7] 阮元,校刻. 十三经注疏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1980.

【责任编辑: 韦琦辉】